

KexiJia
HeiBang

科西嘉 黑帮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

保罗·菲涅勒 / 著

丁明

汪海角 / 编译



148430

科西嘉黑帮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法国】

保罗·菲涅勒 著

■丁明

汪海角 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西嘉黑帮/(法国)菲涅勒著;丁明,汪海角编译.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ISBN 7-80646-122-1

I. 科… II. ①菲… ②丁… ③汪…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945 号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官超

科西嘉黑帮

(法国)保罗·菲涅勒著
丁明 汪海角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1 字数 156,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46-122-1/I·273

定价:11.00元

前 言

当代西方,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对通俗文学日益重视。各种流派,或从事各种样式创作的前沿作家,都竞相尝试创作通俗小说。其实,通俗小说源远流长,早在十九世纪就风靡欧美及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以大仲马为首的法国通俗小说家实力最为雄厚。

十九世纪是法国文学的鼎盛时期。也许当时法国文坛有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小仲马、乔治·桑等一批璀璨夺目的名字闪耀,使得古典通俗作家,除了大仲马,几乎都没有载入文学史册。然而,他们因为留下了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却永久地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大仲马、保罗·菲涅勒、埃米尔·加博里约、米歇尔·泽瓦柯等。

大仲马(1802—1870)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一生如其小说一般多姿多彩。他父亲是个将军,在他四岁时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

命，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到十三岁还没念过书。二十岁独身到巴黎打天下，做过奥尔良公爵（后来的路易·菲利浦国王）的秘书。在一位流亡贵族之子的帮助下，他熟悉了戏剧和诗歌。而后以戏剧《亨利第三和他的宫廷》初展文才。他精力充沛，写过多部历史传奇小说。这次推出的《玛尔戈王后》是他继《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之后的又一部代表作，是写十六世纪法国宫廷内部的阴谋倾轧与争斗。

和大仲马一样声名大噪的保罗·菲涅勒（1816—1887）生于法国雷恩，父亲在法院当干事，在他十三岁时就离开人世。他本人也于1836年获法律学士学位，当了律师，不过没出过几次庭。1837年他到巴黎之初，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一时经济拮据。1841年起发表小说，以《伦敦密探》一举成功，销售量超过一百万册。后因揭露黑帮内幕的《科西嘉黑帮》等多部脍炙人口的通俗小说，而当选为法国作家协会会长。晚年，因受骗而万念俱灰，撒手人寰。

当过保罗·菲涅勒秘书的埃米尔·加博里约（1832—1873）出生于法国西部，完成学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代理诉讼书记。二十岁随骑兵团去了非洲，四年后因病返回法国。他任保罗·菲涅勒的秘书期间，也在后者的报社里当记者，并结识了正当走红的大仲马。后受了爱伦·坡的影响，开始写

作侦探小说。一生共写了二十一部侦探小说,对后来“福尔摩斯”和“梅格雷探长”的形象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在非洲染上的旧疾复发,他死时才四十一岁。他的成名作《走火入魔的爱》,为他赢得了“法国侦探小说之父”的称号,小说以一起寡妇谋杀案引出一则伯爵因爱到痴迷而以婚生子调换私生子的艳闻。

以与拿破仑同乡为荣的米歇尔·泽瓦柯(1860—1918),九岁时随家人从科西嘉岛迁至法国内陆。二十岁时当了中学教师。可科西嘉人禀性刚烈,他不愉快地辞去教职,加入军队。他虽然中学时就立志当作家,但当他离开军队时,却干起记者行当,而且一生为阶级平等奔走,几次作为政治犯被投入监狱。四十岁以后,他开始成为通俗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有《白太阳骑士》。写剑侠勇斗篡权阴谋家的《剑侠与阴谋》一书问世后,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说他的才华不在大仲马之下。

这几位作家共同的创作特点是博采各家之长。从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中,就可略见一斑。譬如:《玛尔戈王后》就是以法国历史上“胡格诺战争”这一真实事件为背景;《科西嘉黑帮》一书对法国城乡风情的描写和《走火入魔的爱》对社会现实、案件调查和司法部门的描写,一直为人称道;《剑侠与阴谋》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写实手法的体现。同时,这四

部作品又凭借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以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情节和色彩斑斓的场面描绘取胜。而这又恰恰是浪漫主义笔触的特征。如:《玛尔戈王后》中险象环生的宫廷生活和惊心动魄的皇家狩猎;《科西嘉黑帮》中主人公跌宕起伏的遭遇;《走火入魔的爱》中一环紧扣一环的悬念;《剑侠与阴谋》中高潮迭起的情境和刀光剑影的厮杀。这一系列巧构妙思令人叹为观止。

除此,四部小说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充满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情调和幽默感。它们无一不以清丽婉约的至情至爱来贯串。玛尔戈与外省骑士暗结同心,科西嘉金匠与妻子忠贞不渝,剑侠与心上人两情缱绻;即使号称“法国第一部真正的侦探小说”的《走火入魔的爱》,先不说从父辈的爱情写到儿子的爱情,光是书中出场的男人几乎个个都是多情种子。如那个老神探,六十开外了,竟异想天开地做起侦探来,这已经够罗曼谛克了,还暗恋上贵族的情妇。还有那个身穿黑袍、神情古板的法官也困于情网而不能自拔,差点使承办的案件铸成大错……读了这些书中离奇而美丽的故事,情不自禁地要给它们戴上一顶“浪漫传奇小说”的冠冕。

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不仅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传奇故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内涵。作家们在各自的作品里,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制度、利

己主义泛滥的世风；进行了无情地暴露。《玛尔戈王后》揭露了权贵人物的贪婪、残忍和荒淫无耻；《科西嘉黑帮》控诉了黑社会头目的罪恶；《走火入魔的爱》借书中人物之口提出了对那些道德犯罪的人不加追究的法律是否公正的社会问题。《剑侠与阴谋》通过剑侠的正义之举，抒发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因此，就其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来说，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与它同时代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一样，臻善臻美，无与伦比。以至于一百多年以来，法国公众始终对它们难以忘怀，一版再版，经久不衰。

虽说艺术创造永无止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制高点，可由于这几部小说最初发表，是在报上连载，作者下笔时首先想到的是读者。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而是如何制造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并为此而呕心沥血。于是，他们的作品就有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读者都觉得有意思的内在的东西，亦即好看。一本书好看，里面的奥秘一定不少。这篇肤浅的前言恐怕包容不尽，只得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丝毫不比当代西方流行小说逊色，甚至更适合我国读者的口味。

因为这几部作品是以连载小说问世，框架比较松散，译介过程中特意进行了适当压缩和精心

1911-12-15

加工,以取得更为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希望能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编 者

1999.7.30



1

1825年6月14日，从巴黎到戈尔市的双层公共马车上，走下一个年轻人。看得出来，虽然他衣着整洁，作过精心修饰，但仍掩饰不了他的拮据。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脸庞瘦削却肤色红润，看来不超过二十岁。

他没什么行李，只有一个干瘪的小包夹在腋下，以致下车时，那些帮旅馆拉客的伙计谁都不朝他瞅一眼，将他晾在一边。

司桑尔到戈尔市，是投亲靠友来的。他是阿尔萨斯人，父母双双过世，给才二十岁的他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在家乡走投无路，他只能离家远行找活路。听说戈尔市有个亲戚担任警察局长，还有个亲戚开了个糕饼铺，混得也不错，所以他就打听到地址找到这儿来了。

“多可惜呀，啧啧，你要早来几天就好了……”仿佛商量过似的，警察局长和糕饼铺老板在打听过家乡情况、知道他的家境之后，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当然，司桑尔还是被收留下来了。不过，两家都一样，免费提供住宿，不供吃，即使住，也是两家轮流提供。

这一天，又是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司桑尔腋下夹着他的小包徘徊在欧尼河边。他又饿又伤心。从早晨到现在，他粒米未沾，早已饿得浑身无力，更令人绝望的是他口袋中连一文钱也没有。

“嗨，司桑尔！”他身后传来一声欢快的招呼声。

听到有人招呼，他立即来了精神。经验告诉他，此时有人主动招呼，没准晚饭就有着落了。但是当他看到那人时，立刻沉下脸，眼睑也垂下了。那人和他年龄相仿，衣着也差不多，只是举止看起来像个老江湖。

“还好吧，我的好兄弟？”此人一面伸手打招呼，一面脸上挂着微笑说，“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真是有缘！”

“是有缘啊，雷柯克先生。”司桑尔不情愿地脱下帽子，“我们又见面了。”

雷柯克伸手挽住司桑尔，显得十分热情。“吃过饭没有？”

司桑尔脸都红了，暗淡的眼珠蓦地转了起来，

他期期艾艾地回答：“吃、吃过了。”

雷柯克停下脚步，盯着他的脸瞧，好一回儿才憋不住发出大笑。“粗，粗过了！”雷柯克夸张地模仿他那阿尔萨斯口音取笑他。

不由分说，雷柯克拉着司桑尔离开河边，走上大路，来到一幢旧房子跟前。

这是一栋旅馆，招牌上画着一只引颈高歌的公鸡，下面署着店名——大胆公鸡之家。

辘辘饥肠抵挡不住来自厨房的诱人的饭菜香味，司桑尔迈不动步，只能听凭雷柯克摆布。

雷柯克吩咐老板娘：“今天有老朋友来，弄几个菜到我房里……小心，质量要好点！”

大胆公鸡之家其实是个又脏又旧的老式旅馆，但雷柯克偏摆出个富翁的派头。“我每回来戈尔市，就在这儿歇脚，他们都会让我挂账，我从来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是吧？来，兄弟，请！”

刚吃饭时，雷柯克说些什么，司桑尔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全副精力花在狼吞虎咽上，等到肚子稍稍有些暖意，他才开始逐渐听明白雷柯克说话的内容：雷柯克原来在莫利叶公司当推销员，现在嫌莫利叶公司薪水低，又跳槽到贝杰耶公司干推销，这回是到戈尔市来推销保险柜的。

早在巴黎打工时司桑尔就认识雷柯克，不过很少交往。他只听说雷柯克名声不太好，但怎么个不好法，他不甚了了，也没人跟他讲起过。他既

不知道雷柯克的来历,也不知道雷柯克的社交圈,只知道他很能干,是推销员中薪水最高、最让人羡慕、也最让人嫉妒的一个。像这样的人还要跳槽,他有点想不通。

“为什么?……因为我是大胆的公鸡!我有风度,有口才,还有……你呢,兄弟,你胆小,你什么也不配有!警察局长,糕饼铺老板,好哇,有权有钱的亲戚,有你容身之地吗?真傻啊,兄弟!”

司桑尔的思路跟不上雷柯克跳跃的话语,有些道理也从来没好好琢磨过,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好胃口。他一边咽下酒菜,一边咽下雷柯克的话语,渐渐地发现自己也有些羡慕起雷柯克的胆识了。

雷柯克告诉他,“大胆公鸡之家”的老板娘和自己有一手,今天晚上要有一场偷情好戏,雷柯克已安排好了一切细节:“我又不是木头,‘不幸福,毋宁死’。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已叫人备好马车,今晚就离开这里。此外,我还写了一封信,署上我自己的名,现在就在邮递马车上,明晨就会投进亚尚松的邮筒,寄回来,找我的嵌银手杖,而我离开这里时,会故意将手杖忘在角落不曾带走。”

雷柯克斟满两杯酒,一杯递给司桑尔,同时留神察看他的反应。这是第三瓶酒,而且也快见底了。司桑尔一边喝一边惊叹:“啊,真精彩,简直像报纸上写的故事。他们在刑事法庭上叫什么来

着？哇，‘不在场证明’，好主意！”

“了不起，兄弟！最恰当的字眼被你一下子就找到了。‘不在场证明’，就是我的护身符。万一她丈夫找麻烦，就可派上用场。偷情，不可能只有乐趣没有风险，何况她丈夫以前是军人，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要是我的话，我可不去蹚这浑水。”司桑尔喃喃自语。

雷柯克将司桑尔的酒杯续满，说：“你呀，以后也会轮到的，你要知道，人的七情六欲是神仙也挡不住的……不过，我还没说完全，她的丈夫是警察局长的好朋友。”

司桑尔将椅子往后一推，坚定地说：“雷柯克先生，您的事情我管不着。”

“管得着，管得着，兄弟，有酬劳的……”

“不要……”

“我要！兄弟，我付你一百元，货真价实的金法郎，只要你今晚在警察局长耳边十分自然地传个话就行了……只要传上这句话就行，其他什么也不要求。”

2

一百元！你知道一百元对司桑尔意味着什么吗？

长这么大，司桑尔从未拥有过一百元。只要有一百元，随便找个什么地方，他就可以开起钱庄。司桑尔从小就有理财的天赋！

他感到一阵晕眩。劣质酒在他脑海中产生了化学反应。他仿佛看到在大办公室的地毯上忙碌的职员、绿色的账本、嵌花边的钱柜，还有四匹马拉的昂贵的马车，马车上年轻漂亮雍容华贵的司桑尔太太……

一百元！只要有一百元就足够起步达到这个目标了，不必奢求更多！

“我不希望！”垂死的良心在支配着他。

他站起身，“雷柯克先生，尽管我需要钱，但还不打算将自己陷到这浑水中去。”

“司桑尔先生，”雷柯克胸有成竹，“我有幸对你还多少有所了解，你先别忙着拒绝。我要说的是，除了这一百元以外，我还可以帮忙在贝杰耶公司给你安排个职务。”

“没有人为一个约会肯付一百元，”阿尔萨斯人反驳说，“肯定还有别的事。”

“如果是那位太太给钱，可不可能呢？”雷柯克抓起头皮。

司桑尔的社会经验告诉他这不是没有可能。他有点动摇了。

雷柯克趁热打铁：“不懂不要装懂。兄弟，我有困难才请你帮忙，也就两句话，是吧？现在，你

照我说的步骤去办。糕饼铺九点打烊，九点半一到，你就去警察局长家，请求在他家阁楼上睡一晚。”

“可是他已经拒绝过我了。”司桑尔推脱说。

“那当然。不过，别忘了，一百元我不怕找不到传话人，天底下恐怕只有我一个人还想到你，否则……”

“那倒是，”劣质酒使司桑尔的舌头有点僵硬，“在戈尔城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真可怜，穷愁潦倒，流落他乡……好了，别提这些伤心事，言归正传吧！警察局长的钱也不好挣，职责关系，他每天都得到马戏团去转转。再精彩的马戏谁看多了也会厌烦，他却不能不去。十点十分，他看完表演回家去，会沿着警察局广场往前走。他的路线是由芳特广场到威廉一世街，再到合欢广场。你就在合欢广场等着他。你的出现会让他吓了一跳，他会骂你一顿，什么‘游手好闲’啦，什么‘叫花子’啦等等。你在听我说吗，司桑尔？”

司桑尔的眼皮重得快睁不开了，但仍拚命坚持着。雷柯克继续说：“重头戏在这里。你等他骂够了，才告诉他：‘我的老乡，在这下诺曼底首府戈尔城，我怎么那么倒霉。你说巧不巧，在巴黎时我的顶头上司雷柯克是我在那儿的靠山，他是贝杰耶公司的高级职员，那家公司卖了一个保险柜给

尊贵的彭希洛尔，我听说这件事去找他，他却在今晚退了大胆公鸡之家的房间，此刻正在前往亚尚松的路上。’这些话都记住了吗？顶要紧的是后面两句话。你复述一遍看看。”

司桑尔复述了一遍，问道：“那我今晚睡在哪里呢？”

“假如你今晚没遇见我会睡在哪里呢？别管这些小事了。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这一百元你就稳赚，说不定你一辈子会感激我。”

年轻的阿尔萨斯人思绪有些紊乱，他分辨不清别人叫他做的事会不会伤天害理，只是有点奇怪，一百元钱只做这点小事，运道怎么这么好。

八点的钟响了。

“我说完了，”雷柯克说，“现在，爱情在召唤我。”

雷柯克吹着口哨下了楼，司桑尔跟着他。

“你给不给定金呢？”司桑尔看着雷柯克踏上马镫，低声问道。

“一分钱也没有。”雷柯克回答，“我老实告诉你，你这样犹豫不决，让我很失望。一句话，干还是不干，痛快点！”

“万一我照您吩咐的做了，”司桑尔说，“我上哪儿找您要钱呢？”

“你答应做了？”

“不……”